



雙城記 何冀平

「戰場」沒有春天

電影拍攝到1949年4月，進入戰場。七十年前，國共兩軍各自屯兵數百萬在長江兩岸對峙。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在三大戰役中連連失敗，喪失了幾百萬軍隊，退守到最後的防線長江以南，以百萬兵力重兵把守，阻止解放軍渡過長江，試圖像南北朝、南北越南、東西德國一樣，形成「隔江而治」的南北朝局面，偏安一隅。共產黨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一定要渡過長江，奪取全中國。這一場渡江大戰中外聞名，也是我們電影的重頭戲。擅長拍攝戰爭場面的導演寧浩強預備好槍彈大炮，數百臨時演員，一早在寧波海旁築起堡壘攻勢，佈下戰場。

我從香港趕到拍攝地寧波。自古「煙花三月下揚州」，農曆三月是江南最好的季節，萬物甦醒春光明媚，煙柳春花，此時的江南必是滿目春光。去之前看了天氣預報，白天17、18度，夜晚稍低一點。帶上兩件薄外套、長袖衫，平日怕冷，多帶了一件羊毛短衫，這身裝備應是足夠了。飛機晚間到寧波，機長預告當地氣溫3度，嚇了一跳，香港最冷也3度，下機果然陰雨淋淋，裹緊外套，心想也就這一晚，明天便是春光萬里。

拍攝現場難得有太陽，但房子裡卻陰冷難擋，我

冷得打抖，好在是拍電影，帶着一卡車服裝，拿來一件厚尼子長大衣緊緊包裹住，熬過這一天，從此這件大衣便成了我的「服裝」。

戰場佈置在海濱的一片空曠地，連日陰雨，滿地沼澤遍地泥濘，海風強勁，像極了長江口。荒僻的海灘，一下子來了數百人、數十輛車輛，一個賣攤餅的小販也追隨而來。我又抵擋不住勁風了，見劇組從北京來的姑娘們都穿着長羽絨服，真有先見之明，姑娘們說，北京酷熱，白天27度分明是夏天，都以為來到江浙天氣會更熱，想不到陰冷難抵，連忙叫家裡快遞來羽絨服，四月天北熱南凍，這天氣出了什麼毛病？

演員才真是辛苦，幾位飾演國民黨總統、高官、司令的，一身厚料子軍服可以擋風，飾演國民黨的上百士兵只有一身單衣，還要光腳穿布鞋，跑來跑去聽從調度，好在拍電影夠吸引，可以上鏡頭，和大明星同場、照像，興奮也能抵擋些許寒風。



電影拍攝現場。 作者提供



此山中 鄧達智

觀 McQueen 再認英倫壞男孩

生於1969年，去於2010年，還差不到一個月才41歲，Lee Alexander McQueen 在倫敦Mayfair區的寓所自殺身亡，知其者無不錯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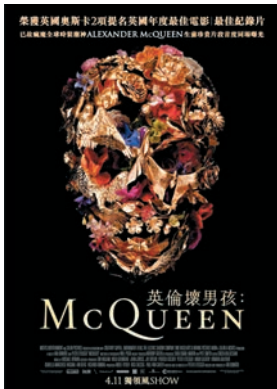
假如包換的創意金童子，寧選結束生命，自有別人觸摸不到的悲愴。

上世紀80年代中旬，巴黎近代繼Chanel、Dior、Balenciaga、Givenchy、卡丹、聖羅蘭、Valentino、Lagerfeld、高田賢三(Kenzo Tanaka)、Montana、Mugler、Alaia等等設計師成名立萬之後，Jean-Paul Gaultier崛起，以其率性幽默的設計手法著稱，被法國媒體稱為「L'enfant Terrible」，歷史首位「時裝壞男孩」的稱號。

自倫敦到巴黎，先服務Givenchy後入Dior，John Galliano亦曾獲得這份稱呼；設計內涵及風格雖則石破天驚，實情與壞還有點距離。McQueen繼Galliano進軍巴黎先入Givenchy，其後以個人名字構建品牌；用「壞」形容，還未恰到好處。法國媒體傑作，賜名L'enfant Savage「狂野之子」更正確。

由心而發的創造力，狂野之餘，歌德黑色元素顯而易見，更有扎實英倫正統衣服製作技巧，讓他的創意得到與別不同的結構及特質。

時有幻想，如果McQueen沒去巴黎加入名牌大公司，雖然收入沒有後期豐富，然而堅守原來設計風格，貫徹玩盡倫敦街頭元素，或許清貧，卻無巨無霸集團一分子承受的壓力，命運可能因此改寫。看着這套名為《英倫壞男孩》(McQueen) 富活力又能深度探究McQueen的紀錄片，惋惜天才英才，慨嘆一個本來生命力看來如此強悍的巨人，還待多些時間必會讓我們得着更上層樓的曠世創作，卻選擇先走一步，哀哉！



《英倫壞男孩》電影海報。 作者提供

大阪炸串



藝文生活 余宜發

以前去別的地方旅遊，只想一心一意去購物，但近年自己的心態有所改變，反而期待到這些地方品嚐他們的美食。就好像早前到日本大阪旅遊，這一次，除了主要看櫻花之外，就希望可以吃到在大阪很有特色的「串燒」。

雖然很多地方也會有串燒店，但為什麼要去到大阪這個地方吃呢？我其實也解答不到，不過如果你經常到日本旅遊，就會知道，關東的地區，例如東京，很少這些串燒店。反而你去到大阪的話，到處也可以看到，如果想吃串燒的話，大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當然也有他們的特色。

還記得多年前，跟弟弟一家人一起到大阪旅遊，不知晚上吃什麼好，亂碰亂撞地找到了一家「串燒店」。其實如果把「串燒」分類的話，我覺得可以分兩種，其中一種是由餐廳用炭火燒烤出來，另一種名叫「炸串」，就是要自己弄出來的。當時是第一次遇上這種很得意的煮食方法，就讓我來介紹一下。在餐廳每張餐桌上，中間有一個放滿滾油的炸東西器皿即是炸爐，而客人只要到餐廳其中一個好像自助餐擺放食物的區域拿取還未煮熟的食物，這些都是用竹籤穿起來的，包括有：豬肉串、牛肉串、蔬菜串、海鮮串等等，而且他們會提供合適的時間給客人，就好像如果一串豬肉串，客人只需要放入滾油內炸三十秒便可以拿起來吃，各式各樣的食物也有不同的時間，我覺得很有趣。而且餐廳裡面除了提供這些需要「炸」才可以吃的東西之外，還提供不同類型的沙拉及熟食，甚至咖哩飯也一樣有提供。所以到這些「炸串」的餐廳進食，既能滿足可以吃到多種美味食物之外，還可以親自下廚，把這些「炸串」弄給自己吃。

不過我覺得，這種類型的餐廳，不太適合跟小朋友一起吃，因為始終放在枱中央的是滾油，一不小心便會弄傷。就好像我這一次到大阪旅遊，跟另外兩個朋友就是到這些餐廳共進晚餐，當滾油炸食物的時候，其中一位朋友就被一些滾油弄傷手，好在不是太嚴重，所以如果跟小朋友一起食的話，便要三思一下，應不應該帶他們去這些餐廳。當然吃這些油炸食物不太健康，而且我們也會覺得「熱氣」。而當我每次到這些餐廳吃飯的時候，有時也會在想，我們的母親經常會弄很多美味的食物給我們吃，當中也經常會遇到這些受傷的情況，就覺得她們很偉大。但我也強烈推介大家，下次如果有機會到大阪旅遊的話，不妨找找這些餐廳品嚐一下，嘗試一下自己下廚的感覺。



隨想國 興國

那些人，那些事

由25個亞洲國家和澳洲發起的「博鰲亞洲論壇」，是2001年2月27日於海南省博鰲鎮召開大會後宣佈成立的，這個真正由亞洲國家主導的組織，後來參與的國家更增至28個。第二年的2002年的今天，即是4月12日，「博鰲亞洲論壇」的第一屆年會舉行了開幕大會，此後每年的3、4月間都召開大會。

在2008年那一屆年會中，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和以商界身份出席的台灣副領導人蕭萬長，首次在博鰲會面，是兩岸關係史上最高層級的「非正式」官方會談，導致兩岸的緊張關係得以緩和。想不到相隔不到10年，台灣在民進黨執政下，兩岸關係卻變得緊張異常，連溝通的渠道都消失了。想起這樣的變化，真是令人感嘆唏噓。

在2014年的博鰲年會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發表演說，指出中國正在爭取早日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翌年的2015年，國家主

席習近平更發表主旨演講，而國務院也授權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三個部委聯合發佈「一帶一路」建設的願景和行動文件，即是《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如今，「一帶一路」的成就有目共睹，實在令人感到欣慰。2012年，韓國的朴槿惠，率領「新國家黨」在韓國國會選舉中取得勝利，獲得國會過半數的議席，風光一時。但想不到的是朴槿惠現在卻身陷囹圄，不禁令人感慨世事的無常。

時代往前推移的話，會發覺在13世紀的1204年，那時的十字軍進行第4次東征，在4月12日這天開始對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發動攻擊，繼之洗劫該城。而在1606年的4月12日，英格蘭詹姆士一世更是統一英格蘭。如今這些光榮或不光榮的事跡，只能留在歷史中。十字軍已經沒有了，英格蘭正陷入脫歐的危機中，能不令人想起「是失敗轉頭空」的詩句？



古今談 范華

中國高瞻6G 早有部署

華為最近發佈了全球最快5G多模終端晶片「Balong5000」和商用終端。余承東表示，Balong5000不僅是首款單晶片多模的5G晶片，可支持3G、4G和5G，同時具備功耗更低、延遲更短等特性。

至2020年，5G手機的出貨量或為智能手機出貨量總數的7%（約2.12億部），直至2022年將佔18%。由此可見，誰能擁有5G的先發優勢，誰就有可能在未來的智能手機競爭獲取更多的市場份額和獲取更大的產業價值。

華為「5G刀片式基站」憑藉創新性採用統一模塊化設計等技術突破，獲得2018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該基站實現所有單元刀片化、不同模塊間任意拼裝，使5G基站的安裝像拼裝積木一樣簡單便捷。

無論是積木式的拼裝，以及5G晶片實現了能耗更低、延遲更短等特性，都是為了升級到6G預先作準備。一般估計，到了2030年，6G就會出世了。其運算的速度為5G的一千倍。因此，要求晶片一定要能更低、時間延遲更短，中國必須找到新的半導體材料。過去，電子晶片愈做愈細，每十八個月就升級一次，每一個晶片所含有的晶體管的數量就會增加一倍，換句話說，同等數量的晶體管的芯片的價格就會下跌一半。

硅一直是製造芯片（微型的集成電路）最佳材料，因為其導電的性能好，而且成本便宜。後來，芯片已經發展到5納米的微小水平，硅的導電和時延能力已經到了盡頭，

不適宜製造這麼細的芯片。有的國家考慮新的材料，包括化合物半導體石墨烯、銦鎵磷化物(InGaP)、磷化銦(InP)和氮化鎵(GaN)。其中，GaN已經開始帶來重大收益，特別是在那些速度快、頻率高、效率高、耐熱性強、高功耗的應用領域。不過，如果要製造更小型的高速度運算的芯片，上述的材料加工工藝非常複雜，不容易向着更加精細的方向發展。

如果要製造6G的芯片，因為運算速度非常高，芯片耗電量很大，如果芯片使用銅和鎢作為集成電路的底板的材料，出現了鎢和銅與絕緣層附着力差的缺陷，物理性能的極限，阻礙着更小的面積和更多晶體管的工藝生產，特別是6G的電路芯片，有十五層之多，每一層之間需要有一個隔離層，如果使用銅和鎢作為材料，隔離層就佔8納米(Metal Fill 8nm + Nucleation 4nm)，Contact CD為10納米時，實際金屬層僅剩2納米，這樣就容納不下金屬層，精細達到10納米的芯片就製造不出來了。如果用鎢作為導電的材料，不會出現高阻，而且更加節省電力，工藝比較容易突破，更加容易向着3納米的水平進發，其功耗更低及儲存空間更大。

中國早就考慮到6G和電動汽車的競爭形勢，早就部署好了鎢的生產鏈條，全球四分之三的鎢都輸往中國煉製。特別是剛果與中國非常友好，源源不絕向中國出售鎢礦。這真正是美國全力攻擊中國在非洲國家中間製造債務陷阱，並且宣稱要在非洲和中國進行競爭的原因。



百家廊 韓風平



春天來的日子裡，最喜歡「水邊柳色丁香花」的境界。那些站在水邊的柳樹，藏着多少前世和今世的秘密呢？駐定腳步，潛入一處僻靜的湖邊柳枝絲絲裡，發一會兒呆。視野裡的柳絲，如滿頭秀髮的少女，呈現瀑布般的飛動柔滑。細看那些飄動的柳條，長長的枝條上每兩寸許便生出一個嫩嫩的柳芽，柳芽上長着四、五片新葉，新葉當中托着一個毛茸茸的花蕾。

此時，山坡、溪邊、路旁的丁香花事正盛，芬芳襲人，因其高貴的香味，被人稱為「永不消逝的青春回憶」。陸龜蒙《丁香》有曰：「殷勤解卻丁香結，縱放枝頭欲誕春。」丁香花雖纖小但鋪展熾烈，丁香心事尚羞澀，恰是東風猜破。有一首叫《丁香花》的網絡歌曾非常流行，「院子裡栽滿丁香花，開滿紫色美麗的鮮花，我在這裡陪着她，一生一世保護它」。

熏風裡，垂柳輕搖着纖纖柔柔的倩影，漂洗了籬笆裡靈靈秀秀的眸子。而籬笆旁邊丁香花樹恰似一顆又一顆柔弱的心靈，不由得讓你去憐惜、心疼。那玲瓏挺脫的紫色婀娜，每一瓣都有着自己的音韻，彈撥和弦，傾吐憂喜。風吹過，散落無數細碎碎花，如同淡紫色的夢輕輕落地。

丁香籬笆燕剪花，小橋流水三疊塔；恰是畫家淡墨痕，怡然心境美人帕。這是我寫的一首小詩，確為有感而發。柳絲上的翠色、丁香花的香氣，嫩嫩的、沁沁的。柳絲上的翠，是翠到正好的綠，既非亮到晃眼，亦非淡到平易。丁香花的紫，愣眼看去有些俗，但它紫得真誠、熱烈，以圓錐花序表情達意，於是那小花小朵便在造景中定格為心性。

柳色已是這般好，而生在水邊，舞在水邊的柳色，尤其妙不可言。湖中的水綠綠的，泛著柔波，柳枝軟軟地垂向水湄邊，綠翠雜錯，搖動交合，好似鋪着一面柔膩的上等綢緞。水邊柳色因近水，翠而滑潤，動而生影，乃春日裡醒目、養心的尤物，又作為染水岸、翠園林的上品，就是那些淘氣的小孩子扯幾條柳絲編個柳圈戴在頭上，拍個柳笛吹在嘴裡，也覺得別有韻味。

推開窗，暖暖的陽光漫進室內，和煦的風

散發着樓下悄然綻開的紫丁香的幽香，不由深深地呼吸着丁香的氤氳氣息。紫色的花瓣在風中搖曳，多像婀娜嫵媚的女子，碎着步子，擲着一把油紙傘款款走來……融身在這生機盎然的春風裡，身後是流光熠熠的碧水，頭上是婀娜多姿的柳絲，斜陽下恬淡、溫柔、馨韻的紫丁香凝結着濃濃的情，靜靜地綻放着花魂。是呀，丁香花開悠靜，只為等人來讀。

丁香和柳的生命是真誠的生命，讀懂了柳和丁香就讀懂了一種徹悟、靈透的人生。水邊柳色丁香花是自然之物，卻包涵更為質樸的愛與堅強。質樸的愛與堅強，需要用顏色和香氣去書寫。柳和丁香的境界，人是不容易達到的。如果一個人從冬天走來，總覺得眼眶灰撲撲、心裡涼颯颯的，最好在春天裡經常走向水湄，對着水，對着波光，對着空闊，對着浩淼，還有什麼煩惱不能隨水散去的呢？再看一看潤綠的柳絲、明艷的丁香，水邊柳色丁香花——多看、看盡了，你心裡的春天就來了。

春光裡，籬笆旁邊一樹丁香花，是春煦裡的最佳溫柔。籬笆柳上空，最宜燕剪花，看春燕從畦邊的薺菜花上匆匆掠過，蒲公英花也笑燦了臉。鄰居的阿伯修了一道籬笆，院落裡植幾株垂柳，恰是迎春花開時節，一朵朵鮮嫩似夢，如同孩童輕聲慢語地說笑着，阿伯腳下的土地軟軟濕濕的，他像站在棉花雲朵裡似的。

春天的水汽，已經入了籬笆柳的黑黢黢的老骨，化作了柳絲裡無盡的音符，以無形出有形，像書畫家把心裡的舒暢搬到宣紙上一般，意到筆成。北歸的燕子，嘲泥築巢，以河溪湖泊為據，以橋樑渡頭為紐，與平原花田交錯，同農家村舍相依，門前小橋流水，屋後桑柳成蔭。短柳如雨點，長柳若雨絲，在煙雨中愈發青翠起來。我心愛的玉蘭花，也要開放了，它們盛大而榮光，真誠而純潔。一旦抬眼看世界，便是如柳一樣的溫潤，如柳一樣的朦朧，甚而帶着幾分風情，幾分曖昧。有朋友填了一首《行香子》的春柳詞：柳挽朝霞，煙透籬笆。似相識，燕剪春紗。曉園風軟，玉蘭夢華。種一株桃，一畦韭，一亭花。得此生涯，還復何除。更拋卻，霧裡繁華。心遊物外，意落平沙。或賦

句詩，飲盅酒，吃杯茶。是，春日裡，深井活水最堪吸，潤澤春茶味更真。春茶多嫩芽，價值高，可春茶往往與春雨相衝突，只要一下雨，就出不了好茶了。但雨天又似乎是春天的專場，忙碌的燕子來回忙碌着，都發生在雨絲斜斜的背景下。春天裡無名的花兒，一旦經了春雨，便在向陽的渠坡悄悄地開着，那一簇簇金色或白色的小小花朵，如一塊塊小手帕擦拭着春天的馬達。它們是開得最早的野花，質樸、謙遜、淡泊與善良。

「丁香籬笆燕剪花」與「巴山夜雨漲秋池」是兩種不同的境界，「丁香籬笆燕剪花」清純、嫵媚，展示的是生命初期的樣子；「巴山夜雨漲秋池」深沉、飽滿，意會的是生命中後期的深情眷戀。我一直感念「丁香籬笆燕剪花」的簡單和美麗，恰好早晨有兩隻喜鵲——彷彿懂得我心似的，牠們站在籬笆柳的橫枝上跳動嬉鬧，但不是燕剪花的姿態，牠們的身影被朝霞染成靈動的剪影，在風裡輕輕地搖曳着。

籬笆柳的節奏是慢的，我懂得籬笆柳慢的妙處，每一滴顏色都不是輕易染點的，而是細細拿捏，是走心入定那種模樣的，不僅捕獲了燕子、喜鵲的青睞，還營建了禪意蔥蘢的場性。籬笆柳記載下長長短短的歲月，也記載下人們的喜怒哀樂。

燕剪花的節奏是快的，但那份靈動並不影響靜靜地品味，「燕剪花」多麼優雅和形象的字眼，不可複製，不留蹤影，清淡和自由中有着無限的流連，即使燕剪花去了也有再來的時候。燕剪花的曼妙，是轉瞬即逝卻能失而復得，只要你擁有一顆喜愛大自然的初心。



正是燕子呢喃時。(韓風平攝) 作者提供

李六乙的《哈姆雷特》

出如《人民公敵》、《原野》等名劇。是次的《哈姆雷特》的「胡家班」在演員組合中佔了重要的位置，因為胡軍的妻子盧芳在劇中分飾皇后和奧菲利亞二角，與丈夫有很多同場合演的機會。《哈姆雷特》不但是胡氏夫婦的表演，他們的十七歲女兒九九也擔演歌者一角。一家三口同演出，美談一格。

飾演哈姆雷特的叔父克勞蒂斯的濮存昕同樣是舞台上的巨星。他與胡氏夫婦一樣，同是國家一級演員和「北京人藝」的演員，並身兼副院長一職，現時更是中國戲劇協會的主席。我記得多年前他曾經來港演出「北京人藝」的戲寶《茶館》，我像小劇迷般拿着場刊請他簽名。

既然主要角色都交託在這三位經驗豐富的舞台明星手上，此劇的號召力和演員的演技自然不是問題。

將一個經典的莎劇重新演繹的工作當然是導演的責任，這個《哈姆雷特》另一個吸引我入場的原因便是導演李六乙。李六乙是「北京人藝」的導演和劇作家，他的作品都能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我記得十多年前首次看他導演

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覺得很是有吸引，因為我從沒有看過這類演出。後來，看他的「巾幗英雄三部曲」更感震撼，其中穆桂英在上戰場前夕在浴缸內沐浴，她的家族的男性鬼魂都來與她對話的場面最令我難忘。

李六乙是一名富有創意，甚具個人特色的舞台導演，他的《哈姆雷特》也沒有令我失望。他將莎士比亞的作品重新編寫，台詞較口語化，與原著不一樣了。他有時還會加入他的幽默感，例如他解釋為何叔父會將「癡癲」了的哈姆雷特送到英國——因為反正英國人都是瘋的，所以哈姆雷特被送到那兒並不會令人覺得有異樣。

李六乙將哈姆雷特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名女性——他的母后和他的愛人同時由一名演員分飾，目的是將「哈姆雷特的愛、瘋狂與扭曲的生命狀態直接體現在這兩個女性角色上。」他的舞台簡單卻沉重，八盞吊燈與一個高掛半空的大地球就像太陽與八大行星連在一起。太陽底下果真無新事？就好像哈姆雷特的宇宙性的故事一樣，在這個宇宙內每一個角落不斷上演，直至永恒。